

# 何家堡

汪 湘 著



## 前記

舊中國的農村經濟，是普遍窮困和衰落的。反動統治時期，地主階級勾結反動派、帝國主義對農民的剝削壓榨，越來越窮凶極惡；農村經濟陷於涸竭，農民們不斷地從飢餓走向死亡。在這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制度、政治制度下的農村，所遭受到的窮困和災難的現象，「水深火熱」四個字實不足以形容的。

何家堡就是這樣一個農村。地主惡霸騎在農民的頭上，無惡不作，爲所欲爲。共產黨來了，到那裏，那裏就得到解放，在地主惡霸壓迫下的農民也就徹底的翻了身。

通過了土地改革、鎮壓反革命分子、婚姻法的宣傳教育、抗美援朝等偉大運動，農民的覺悟提高了，愛國主義精神發揚了，生產積極了，何家堡從舊的軀壳裏蛻變了出來，一天天向繁榮富強的道路邁進，成了一個新民主主義時代的新農村。

這本書是一九五一年四月間寫成的。距離出版的今天，已經隔了一個時期，在這段時間，雖然僅僅祇有一年多，但是新中國建設的發展是飛躍前進的。各個農村的進步，已非往昔，已普遍地組織起生產互助組，以及高一級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循着擺脫窮困走向富裕的道路發展農村經濟，進一步走向集體化。社會主義的遠景，已經在望。

新中國各方面的進步，鼓舞了人們生產建設的積極性。

本書的主題內容是敘述農村轉變過程的，可是已落後於客觀的要求，但作爲一種歷史的東西來看，也還是有一些意義的。因作者限於寫作水平，不免有許多缺點，謹希望讀者批評、指教，幫助作者進步。

汪淵 一九五二年九月

# 何家堡

在 淵著

## 第一章 上了枷鎖的農村

楊福根個子長得很結實，下田落地幹活勁兒挺足，人家都說他像條大牯牛。

他在地主何敘洲家裏當雇工，可真教人當「牛」看待，整天忙這頭趕那頭，這頭的活兒還沒有歇手，那邊的活兒又催着他去幹了，他的手脚就像心臟跳動似的一刻也停不下。

今年他整整二十歲，長方臉，高身材，嘴唇老撮着，露出一對大門牙。他十歲那年，日本鬼子闖進村，把他爹抓去抓走了，他娘一急成病，沒有幾天就死了，他變成了一個無倚無靠的孤兒。從此，他就嚐着一點一滴無休止的苦水了：一身破衣年頭年尾換不下，老布鞋沒有上過腳，不管寒冬臘月，雪裏去，冰上走，就是一雙割皮裂膚的草鞋。他日夜盼着老爹回來，一天在渺茫的盼望中，聽得一個消息：老爹又被鬼子押到關外做苦工去了，死活不明；他一下子像跌進絕望的深淵裏，半個月來眼眶一直是紅紅的。後來，想起老爹，淚水就流不斷。

他這何家近十年，娘死那年就給何家放牛。何敘洲教人打的鉄鋤頭都是六斤多重的，比人家的要重得很多，福根用了幾年，都磨掉了斤把多了。現在何敘洲欺他沒有路走，張嘴就攔，動手就趕，可是貪他那一身大氣力，攪了幾十次還是留下來。福根怕何敘洲心腸狠，祇好賣命做活。長年受的氣，湧上又嚥下，心想：「忍着點吧，怎麼樣也得活下去，留口氣給爹報仇！」他就這樣的在何家熬着下來。

自從抗日勝利以後，何敘洲就住進城裏去了。福根的眼界像寬闊了一些，他怕見着何敘洲，見着了眼皮也抬不起。聽說何敘洲的來路不小，軍閥時代做過官，瞧他那威風，想來官兒一定做得不小；就說眼前，虎死威不倒，捻捻鬍子，瞪瞪眼珠，進出驢馬轎子，保鏢的跟進跟出，盒子槍挎着乾就響，這樣一個人物，在福根眼裏看來，簡直就是何家堡的土皇帝。他還聽人說河北省的大小官員都跟何敘洲有交情，威風不小。

何家有個能管大小事兒的賬房，叫邵如水。他長得比何敘洲更胖，脖子肥得連着下巴，身上的肉肥得沒有長處，要是再加那麼一塊肉，人就會像載不住重量而倒下來。他的算盤打得精，佃戶繳糧，聽得他的算珠一響，心就亂跳，新租舊欠加利息，連命根也給算掉。誰要是欠個一升半斗糧，邵如水眼珠一鼓，就是一句老話：「快補足，少一粒穀子也不行，存心要拖欠，祇好請你剃光腦袋進衙門，頭髮不長五寸，哼，別想做夢出來！」他這一句話，就像半夜的喪鐘，立刻把佃戶的靈魂給拘走了。他祇要拿出一張何敘洲的名片，縣衙門就照押無誤。福根好多次看見這樣的把佃戶五花大綁的解走了。

福根在何家許多年，他的工錢也往往給邵如水的算盤打得一個小錢也沒有。福根早年放牛，不小心被牛啃掉地裏的莊稼，這筆損失就得賠，到如今邵如水還把賬掛着算不清。

邵如水見着佃戶狠得像頭虎，見着少爺何寶慶，就變成一隻狗了；何寶慶祇要眼珠一轉，他就搖着尾巴打轉子，嘻皮笑臉的瞎湊趣。有時候領着何寶慶到外面溜達，上村跑下村，望佃戶家裏亂竄；佃戶殺雞買酒請他們吃喝，在地主的面前誰不是小心翼翼的。要是絲毫不周到，何寶慶的少爺脾氣就鬧開了，桌子翻了身，菜碗打個稀碎；若是走到有漂亮娘兒的人家，何寶慶的屁股就跟板凳黏住了，老糾纏着不肯走。好看的姑娘被糟蹋的，福根心裏有本賬，暗地裏何寶慶是畜生。

這些何家門的人，福根看去都是青面獠牙的，都看不順眼。可是也有幾個好人，長工李旺叔就是頂說得來的。他跟李旺叔同是一對苦命人，睡牛欄，吃豬食，在何家一般人眼裏早不被當人看待了。李旺叔很疼福根，一向熱熱地照顧着。常說：「福根，古話說得好，黃河也能清到底，世面也該會清一下的，咱們瞧着吧，何家的威風能長多久！」論年紀，李旺叔大福根三十多歲了。他摸摸滿嘴毛茸茸的鬍子跟福根說：「咱歲數活了一大把，祇剩下頂上一片天，死了也睡不着一片地，……要是能娶親，兒子也該比你大了。」說着，說着，他的眼淚就滾着。他把福根看做自己的親兒子。

幾年來，老百姓在蔣管區，真好比遊十殿過鬼門關，錢糧捐稅壓得窮人難喘氣；爲

了打內戰，壯丁也徵不息，李旺叔見福根年輕力壯，老替他擔着這份心事。

村上時常出現縣裏派來抓壯丁的隊伍，老鄉們眼睛亮，耳朵也靈，聽見聽見隊伍快進村，就你通信給我，我報信給你，家家戶戶都跑了個空。有的進山，有的走親戚，不到隊伍離遠，村上就不見炊煙。李旺叔也勸福根躲走，說：「你爹下落不明，楊家就剩下你一根苗啦，還坐着等抓走嗎，快溜呀！」福根心驚肉跳的去跟賬房說聲要走，邵如水陰森森地打着哈哈說：「咱家一頭狗你也不如嗎，誰敢撩咱們狗的一根毛！跟你說，何家大門朝南開，別管他縣裏府裏的，不說請，誰望石階上走那麼幾步！」福根活到二十歲，總算安然無事，沒有被繩子細着當新兵去。

## 二

這年夏天雨水足，何家堡周圍山地上的苞米長得真旺盛，有的苞米都吐出穗子了。莊稼快熟，福根和李旺叔就要受罪：天濛濛亮起身做活，天黑還得上山守夜。

這天下着一整天的濛雨，晚邊又刮風，氣候驟然冷下來。他們擔心野豬踏踢了莊稼，給東家發覺要受罪，沒有法想，祇好淋着雨去守夜。李旺叔上了幾歲年紀，又因成年累月的出苦力，腰背都給磨彎了，上山滑着走，很急地喘着氣。他見福根在泥漿裏噉咕噉咕地走着，脚步好輕快，聯想到自己早年挑兩百斤擔子，三十里路不換肩，走得還飛快，看看今天跑幾步都吃力，心也酸了。看看自己就是福根將來的影子，不覺也替他

倒吸了一口冷氣。

山上烏黑一片，雨收小了風的勁兒却更大，呼呼地奔號着，搖得苞米桿子劇烈地擺動，葉子發出沙沙的急響。福根和李旺叔鑽進窩棚，渾身擠出水，一陣陣打哆嗦。李旺叔從腰裏取出烟袋，烟潮了，繃起眉頭緊吸了幾口，吸不着又把烟袋收起。悲涼地說：「東家這會兒睡熟了吧，咱們還受這號活罪」！福根沒有作聲，他疲倦得很，什麼也不想，就想伸開腿打個瞌睡，去摸摸鋪着的稻草，裏外濕透，他打熬不住就橫下了身子。李旺叔憐惜地望了他一眼，喃喃地說：「以後逢着雨天，別忘了歇細草來，窮人就怕病，病倒了豬狗不如」！

外面雨停了。李旺叔在棚裏蹲不住，出來望望莊稼，忽然看見山脚下還亮着燈光，心想：「幾更啦，如梅家還沒有睡嗎」。他是土生土長，村上大小人家都熟悉，看見燈火就曉得是那一家。回頭向棚裏嚷着：「如梅還沒睡呢，起來吧，去要幾把乾草來，把濕的換了吧」！

福根迷迷糊糊的聽得如梅兩個字，真醒得快，霍地一頭爬起，眼前彷彿出現了一個姑娘的面貌，圓臉兒，一雙彎彎的眉，蓋着兩隻又活又亮的眼睛，長得挺清秀。他鑽出棚，愉快地應着：「李旺叔，你下去吧」！李旺叔過來推着他的背說：「還害羞嗎，人家挺喜歡你呢」！福根的臉像給火燒着了，心裏可真樂。李旺叔緊催了幾句，說：「年輕人身子挺要緊，睡濕草睡出病來，不是玩兒的」！才像趕牛下田似的把福根催走了。



不多久，福根抗着幾把草撲黑上來，把棚裏的濕草換掉，就叫李旺叔也來躺着。李旺叔支着頭問：「向誰要的呀？」福根應聲：「她爹！」李旺叔像湧上憂愁似的嘆了一聲，說：「她家的日子可不好過呀！外鄉人能在這裏扎根，可真不容易」。福根聽一句應一句。

提起如梅的爹季老大，福根也嘆息。季老大租了何敘洲一塊山地來種，還是李旺叔磕響頭磕下來的。那年河南鬧飢荒，季老大領着女兒逃到何家堡，住在村口的破廟裏。父女兩口真能熬苦，野菜草根拿來充飢。何敘洲給他們地種時，契約上寫明：「言定每年繳租穀三石六斗，不管虫荒水旱，顆粒不能拖欠，如敢持頑抗繳，定行報官追處」。等到季老大上山墾地時，方發覺租來的地，是一座亂石堆積的荒山，當時祇好忍着眼淚開墾了。父女兩人從早摸到黑，人不離地，才把死地種活起來，在崖石縫裏栽着莊稼，不知流了多少汗水。

可是一年到尾辛苦，繳了租子，自己就斷烟，祇得又給人家打零工過日子。福根和如梅時常見面，窮人同情窮人，有空就幫着做一會兒活，兩人慢慢地有了感情。

當下李旺叔拍拍福根的腿，說：「如梅那孩子越長越標緻啦！跟你配上親，多美呀！」福根應着：「咱拿什麼娶人家呀！」李旺叔尋思窮人打光棍，命裏註定的；有錢人臨到進棺材，還要個小女人哭哭喪喪，那也是命裏招來的，世事都有個定數。可是他也給如梅擔着心：前些日子看見何寶慶在季家門外打轉子，眼睛饒溜溜的，暗想。「小閻

女長得美了，也要受罪呀！」不覺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村上留着野貓子，婦人家就別想有乾淨的身子了！」

他漫不經心的一句話，可就說得福根渾身打寒噤，他知道野貓子是誰，急促地問：「李旺叔，你又瞧見少東家調戲誰呀？」李旺叔冷冷地說：「咱多久就替如梅那孩子捏着一把冷汗呢！少東家對她不存好心眼！」福根慌得半天發不出聲音，他的心彷彿給人抓走了。

有一天早晨，李旺叔走過村口，一眼看見一個瘦身材的傢伙，廣腦壳，尖下巴，一雙醉意朦朧的眼睛，像隻猴子；他喘着氣追趕如梅。李旺叔得那猴子就是何寶慶，連忙避進草叢裏一聲不敢響；就聽得何寶慶連叫帶罵：「……不識抬舉的東西，好吧，不吞了妳這口水，咱不甘心！」李旺叔撥開幾根草，探頭一望，見如梅幌着一條粗辮子，悶聲不響地望山上連爬帶走；何寶慶站在山下，一手撩起衣服，跳着腳指着手光火發脾氣。李旺叔心裏好急，怕何寶慶追上去，等到慢慢見如梅翻過山頭不見了，才把心定下。

這件事埋在李旺叔的心頭好久了，他早想和福根說一說，就怕福根聽了難受，一直在喉嚨口忽上忽下翻騰着。今晚忍不住都說了出來，福根又恨又氣，恨不得立刻給何寶慶當胸一拳，可是想起他腰間掛着的那桿手槍，捏緊的拳頭又放鬆了。也就替如梅擔着心思。

福根在棚裏睡得迷迷糊糊的，猛聽得苞米叢裏沙沙響，他連忙警醒過來，一擰眼不見了李旺叔，天色已經微微地亮了。

他一骨碌爬起，疑心有人偷莊稼。蹣着腳鑽進苞米地，祇見李旺叔在那裏發怔。泥地上留着很深的野豬腳爪印，苞米桿子給啃折了，葉子散滿一地。李旺叔自怨自地說：「給畜生蹣蹋得這個樣子，回頭教少東家看見，又得扣工錢，又得給撻上幾鞭子！唉，晚上睡迷糊了！」福根心裏也着慌，可拿不出一個主意來。李旺叔靈機一動，說：「天就大亮了，咱們動手吧！」到棚裏找一把鋤頭，匆匆地把野豬的爪痕刨平，把亂葉殘枝收拾乾淨，而後把稠密處的苞米移種過來；福根幫着忙了一陣，苦笑了一下，說：「主意出得不錯！這樣也就能對付了」。李旺叔回笑了一下，兩人就收拾好離開了。

他們沿着小路下山，迎面看見季老大跟如梅提着飯籃，抗着鋤耙遠遠過來。李旺叔高聲嚷着：「季老爹下地啦！」季老大也應了一聲。福根見如梅滿面笑嘻嘻，一條大辮子幌呀幌的，身上的破片兒在晨風裏直飄，好像許多彩蝴蝶停在她身上展翅膀。

福根心裏有好些話想跟她說，可是嚙嚙地動了好久嘴唇，一個字也說不出，想說一聲：「如梅，妳該多留點心呀！少東家是野貓子呀！」可是當着她爹的面前，總難於開口，支支吾吾地招呼了，就分開了。

如梅抗着耙子，回頭瞧他們走遠了，跟爹說：「他們又熬受了一夜！人是肉做的呀，給東家幹活，起早落黑就像賣命！」季老爹搖搖頭，臉色立刻憂鬱下來，眼光顯得更黯淡，說：「小孩兒懂啥呀！他們不豁出性命幹，東家肯饒過他們嗎！」古話說：「心不狠，家不發」。能不吃東家的飯白幹活，東家才更歡心呢！」如梅聽了光噓冷氣。她今年十九歲，天天風吹日晒，臉色烏溜溜的，她那雙有神的眼睛裏含藏着很豐富的智慧。她嚐過地主的不少苦處，常問她爹，世界上爲什麼有人吃人的慘事，季老大答不出，祇說窮人命不好，要吃苦祇好吃苦，不要怨東怨西了。如梅雖然覺得爹說的話不合理，可是她自己想不出一個理由來。

這天他們下了地，太陽也跟着爬上了山，太陽一露臉就熱了起來。何寶慶穿着白綢短褂褲，搖着白紙扇，猴頭猴腦的又出現了。打着哈哈說：「季老頭，今年莊稼好哇！咱給你種的這塊地頂肥啦！總得多打擔把穀子吧」。季老爹一見着他，忙歇了手裏的活兒，陪着笑臉說好話，少東家長，少東家短地應付着。何寶慶嘴裏搭白，一雙眼死盯着如梅。見她扭轉臉不理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「怎麼，如梅見着少爺還害臊嗎，多年的老寶主啦，別搭着不睬人！」如梅的臉色冰冷的，一聲也不吼氣，季老大怕得罪了何寶慶惹出禍事來，就叫如梅來見見他；不料如梅板臉不理，揮掉耙子憤憤地奔下山。

何寶慶瞅了季老大一眼，冷笑說：「好吧，少爺面前誰也得給面子，今天倒受你們的氣，瞧着吧，回頭教你們看顏色！」季老大連忙陪小心說好話，何寶慶鼻子老出氣，

是屬子走了。

這一下可把季老大嚇苦了，呆住身子在喉嚨裏噁冷氣，不知有多大的禍事要降臨。一轉眼，如梅回來了，季老大見着她就氣得眼淚紛紛。如梅喊聲爹，說：「那狗東西幾次戲弄咱，咱忍受不了，咱們回老家去吧！」季老爹瞪大眼說：「老家，老家在哪裏！天下的毛蟲都刺人，那裏去都得受地主的氣！」如梅說，明兒姊給少東家賠個禮，消消災星！」如梅氣得哭了。挺着胸脯狠聲狠氣地說：「爹，你存啥心呀！人家要糟蹋咱，你倒教咱去跳火坑嗎！」季老大心酸了，半天，含着眼淚答不上話。嘆了一聲，拾起鋤頭又去鋤草了。

傍晚，父女回家，一路烏鴉嘩嘩叫，也忙着歸窩了。季老大心驚肉跳，回想何寶慶臨走那幾句話，覺得自己好像面臨絕路，一個平安的晚上也難度過！

季老大口渴不想喝水，肚餓不想吃飯，坐在門口愁眉苦臉的，好像等待死神的降臨。耳邊忽然聽得有人喊，抹着淚眼看看，見是福根來了。他像見着親人，一把拉着進屋，苦處一點一滴訴不盡了。福根勸說：「老爹，你也別難受，明天給少東家賠個禮，以後躲遠些就是了」。話還說在口上，如梅忽從房裏跳出來，鼓着眼說：「窮要窮得有志氣，受人的氣還給賠禮，這成什麼話！頂多不種他家的地，要飯也是條大路，跟野貓子不能說一句沒有骨頭的話！」福根給她幾句話頂住了，成了個大紅臉。季老大瞧不過去，岔開話頭問：「福根哥，你守夜去嗎，幹麼不見李旺叔呀？」福根苦着臉回說：「

他病倒了，早晨躺下床，又冷又熱，東家疑心他裝病偷懶，教邵賬房探了他好些次，逼着他起來做活，剛下床又昏倒了，這回還躺着呢！季老大驢出一口氣，眉尖繃得更緊了。問：『你去守夜，有人能給他送碗水嗎？』福根說：『有人呢，放牛的五娃子照顧着他！』這時如梅進房取出一包草藥，說：『這包都拿去，去年咱爹治病剩下的。煎成湯給李旺叔喝，能出汗就會好』。福根接過包子，望了望說：『還是如梅給熬湯吧，咱拿去進不了廚房也是枉然，明兒下山咱來取』。隨手又把包子還給如梅，轉身走了。

他上了山，心口老打着結，一面惦着病了的李旺叔；還分擔着如梅的憂愁。

這天晚上，福根孤零零地在山上守夜，心裏亂糟糟的，一刻也難安靜。他提着一根硬木棍，在莊稼地上東轉西轉，有時望望如梅的家，燈火亮了一下，隨即就熄滅了。

他熬到半夜，眼皮越搭越重，正想進棚打個盹兒，眼前像掠過一道白光，再細看，祇見一個人影竄進莊稼地。心想：『小偷嗎？』一轉眼，那影子又往山下走，去的方向正是如梅的家裏。福根肚裏嘀咕：『他媽的，幹偷兒該長眼呀，大戶人家不去走，可偷到吃糠粥的窮戶去啦！』心裏一急，提起粗棒夾尾巴就追。那黑影在星光下走幾步跑幾步，像穿一身白衣服，白幌幌的很耀眼。幾個拐彎，那影子忽然不見了。福根暗說：『不管他，咱到如梅家去候着，要是小偷偷咱給他幾棒』。

快到如梅的草屋，就見那黑影正爬着牆，兩腿掛着，要上不去的當兒，福根趕上鼓足勁，朝那黑影一棒打下去，那黑影哎喲一聲，凌空倒栽下地，福根又是一棒打下去，

木棒打成兩截，那黑影哼了幾聲，癩狗一樣的躺着不能動了。

福根俯下身子，對那影子細看了幾眼，一付猴子嘴臉，白細樹子上繫了一根闊腰帶，倒插着一把尖刀，一下子可把福根嚇得怔住了，連忙丟了手裏的半截木棒，轉身就溜，一口氣逃回山去。

他定下心細想：「好險！好險！好得沒有吼一聲；不小心嚷出聲音來，命可留不長了」。當他又想到那黑影半夜帶刀竄人家，不是「謀害」，就是「強姦」；他越想越怕，替如梅幾乎急出一身汗。可是那兩木棒撿得好結實，不打個半死也得打斷骨頭，他想着，好像替如梅出了一口氣。

第二天微明，福根到如梅家來，大門外還留着兩截木棒，他檢起來丟得遠遠的，才進屋去向如梅要了李旺叔喝的藥，昨晚的事一個字兒沒有提起就走了。回到何家，把藥從瓦罐裏倒出給李旺叔喝了，叫他蒙着頭睡一會兒；李旺叔却忙着要跟他說件事兒，跟他咬着耳朵說：「出怪事了呢，少東家天沒亮爬着回來；胖賬房叫人抬轎子去請傷科醫生，說少東家兩腿跌壞了。方才五娃子又來說，少東家昏過幾次，這會還在屋裏呻吟呢」。福根嘴裏唔唔應着，手脚可抖得緊了。當時不敢待在家裏，飯也不吃，就抗着鋤頭下地去。

過了些日子，他到如梅家裏去坐了一會兒，把打了何寶慶的事情，連根帶底的說出來。如梅聽了，又替福根擔着心思。叮嚀着說：「福根哥，這事兒千萬要嘴穩呀，別

東說西說的，傳到何家，咱們都不能平安了』。福根走了以後，如梅的心境一直不安寧。

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福根心裏的疙瘩越結越大，走進何家大門心就騰騰跳。一天，他瞧見何寶慶從廳上出來，拐着一根手杖，走路蹦蹦跏跏的，樣子才真像一隻大馬猴。何寶慶看見福根低着臉從牆上過去，眼也沒瞟一下。自從那晚他幹了那勾當給人打成癩子，但他不肯自認晦氣，總想從季老大頭上查個兇手出來。



## 第二章 解放前夕

福根自從那夜兩木棒把何寶慶打成個癩子，以為事情鬧大了，他一定派出爪牙東查西問，擾得全村老小不安的，沒有想到三個多月過去，竟是風平浪靜地安然無事。因此，福根心裏打的結才鬆了下來。

一天，福根從地裏上來，抗着犂頭還牽着一條牛，褲管捲過腿彎，一雙腳滾成兩條大泥棒，他習慣地走向村口的溪邊去。

村上有兩條溪流，村口這條溪又臭又髒，一年到尾泛着混泥水。莊稼人洗泥腿，給牛喝水，和人家洗衣洗碗都在這裏；還有一條溪流橫在何家大院子後面，又清又活，能見水底的游魚，可是何敘洲橫不講理，在溪邊立下一塊木牌，禁止任何人取用，以後又在沿溪築起矮籬笆，把天然的溪流也攔進何家的範圍以內了。

當下福根來到村口，沿着混水溪走下去，看見對岸如梅蹲在石塊上洗衣。他不聲不響的騎上牛背渡水過去，想嚇她一跳；如梅聽得水响，抬頭一看，嚷着：「嗨，福根哥，你幹麼不幹好事，水纔澄下去，又給你攪混了」。福根連忙趕牛上了岸，淋滿一地的水。他把牛拴上樹，蹲在如梅的面前，看她洗衣。她買不起胰子，就用榜推打，衣服